

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
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爲妍卓
犖爲傑校短量長唯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
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宗王大
倫以興逃讒于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詞爲經舉
足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過於世何如也今先
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
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奉錢歲
糜稟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
常塗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

不見斥茲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
乃分之宜若夫商賄之有無計班資之崇卑忘量
已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
爲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菰苓也執政覽
之竒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知制誥進
中書舍人初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
按視及還具言賊可滅與宰相議不合愈亦奏言淮
西連年修器械防守金帛糧畜耗於給賞執兵之卒
四向侵掠農夫織婦餉於其後得不償費比聞畜馬
皆上槽櫪此譬有十夫之力自朝抵夕跳躍叫呼勢

不支久必自委頓當其已衰三尺童子可制其命況以三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全力其敗可立而待也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夫兵不多不足取勝必勝之師利在速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疆場之上日相攻劫近賊州縣賦役百端小遇水旱百姓愁苦方此時人人異議以惑陛下陛下持之不堅半途而廢傷威損費爲弊必深所要先決於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乃可圖功又言諸道兵羈旅單弱不足用而界賊州縣百姓習戰鬪知賊深淺若募以內軍敎不三月一切可用又欲四道置兵道

率三萬畜力伺利一目俱縱則蔡首尾不救可以責功執政不喜會有人詆愈在江陵時爲裴均所厚均子鏐素無狀愈爲文章字命鏐謗語囂暴由是改太子右庶子及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奏愈行軍司馬愈請乘遽先入汴說韓宏使叶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人奔走膜唄至爲夷法灼體膚委珍貝騰香係路愈聞惡之乃上表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始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

項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
五歲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在位及
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
國未有佛也其後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
五年武丁在位五十年書史不言其壽推其年數蓋
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
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至中國非因事佛而致
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其後
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
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施

佛宗廟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後爲俟景
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
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
當時群臣識見不遠不能深寃先王之道古今之宜
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
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以來未有倫比
卽位之初卽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別立寺
觀臣當時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今縱未能卽
行豈可恣之令盛也今陛下令群僧迎佛骨於鳳翔
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遞加供養臣雖至愚

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豐
年之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
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
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信佛皆云天子
大聖猶一心信向百姓微賤於佛豈合更惜身命以
至灼頂燔指十百爲群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
效唯恐後時老幼奔波棄其生業若不卽加禁遏更
歷諸寺必有斷臂鑿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
四方非細事也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
服殊製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

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尙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貳於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以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弔於其國必令巫祝先以桃茢袓除不祥然后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前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佛如有靈能作禍崇凡有殃咎宜加

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表入帝大怒特示宰相將
抵以死裴度崔羣曰愈言計牾罪之誠宜然非內懷
至忠安能及此願少寬假以來諫爭帝曰愈言我奉
佛太過猶可容至謂東漢奉佛以後天子咸天促言
何垂刺耶愈人臣狂妄敢爾固不可赦於是中外駭
懼雖戚里諸貴亦爲愈言乃貶潮州刺史旣至潮以
表哀謝曰臣以狂妄戇愚不識禮度陳佛骨事言涉
不恭正名定罪萬死莫塞陛下哀臣愚忠恕臣狂直
謂言雖可罪心亦無他特屈刑章以臣爲潮州刺史
旣免刑誅又獲祿食聖恩寬大天地莫量被腦剗心

豈足爲謝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過海口下惡灘濤
瀧壯猛難計期程颶風鱷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漲
海連天毒霧瘴氛日夕發作臣少多病年纔五十髮
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遠惡憂惶慚
悸死亡無日單立一身朝無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魑
魅同群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爲臣言者臣受性
愚陋人事多所不通惟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
廢實爲時輩所見推許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
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爲歌詩薦
之郊廟紀太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宏休

揚厲無前之偉蹟編於詩書之策而無愧措於天地
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未肯讓伏以皇唐受
命有天下四海之內莫不臣妾南北東西地各萬里
自天寶以後政治少懈文致未優武尅不剛孽臣奸
隸蠹居基處搖毒自防外順內悖父死子代以祖以
孫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朝不貢六七十年四聖傳
序以至陛下陛下卽位以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關
機闔開雷厲風飛日月清照天戈所麾無不從順宜
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具著顯庸明
示得意使永永年服我成烈當此之際所謂千載一

時不可逢之嘉會而臣負罪嬰繫自拘海島戚戚嗟
嗟日與死迫會不得奏薄伎於從官之內隸御之間
窮思畢精以贖前過懷痛窮天死不閉目伏惟陛下
天地父母哀而憐之帝得表頗感悔欲復用之持示
宰相曰愈前所論是大愛朕然不當言天子事佛乃
年促耳皇甫鏊素忌愈直卽奏言愈終狂疏可且移
乃改袁州刺史初愈至潮州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
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數日愈往視之令其
屬秦濟以一羊一豚投谿水而祝之曰昔先王既有
天下剋山澤罔繩擲刃以除蟲蛇惡物爲民物害者

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
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况湖嶺之間去京師萬里
哉鱣魚之涵淹孕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
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况禹跡
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
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鱣魚其不可與刺史雜
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鱣魚睥
然不安谿潭據處食民畜熊豕鹿麋以肥其身以種
其子孫與刺史拒爭爲長雄刺史雖鴛弱亦安肯爲
鱣魚低首下心忪忪覲覲爲吏民羞以偷活於此也

且承天子命以來爲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辨鱷
魚有知其聽刺史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
蟬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
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
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
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
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
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爲民
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民操彊弓毒矢以與
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祝之夕暴風震電起

給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州無鱸魚患
袁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庸
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爲隸召
拜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鎮州亂殺田宏正而立王
廷湊詔愈宜撫旣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
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至廷湊嚴兵迓之
甲士陳廷旣坐廷湊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愈
大聲曰天子以公爲有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
反邪語未終士前奮曰先太師爲國擊朱滔血衣猶
在此軍何負乃以爲賊乎愈曰以爲爾不記先太師

也若猶記之固善天寶以來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等
有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曰無愈曰田公
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旗節劉悟李
祐皆大鎮此爾軍所共聞也衆曰宏正刻故此軍不
安愈曰然爾曹亦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謹
曰善廷湊慮衆變疾麾使去因曰今欲廷湊何所爲
愈曰神策六軍將如牛元翼者爲不乏但朝廷顧大
體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卽出之愈曰若
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追愈歸矣其
語帝大悅轉吏部侍郎時宰相李逢吉惡李紳欲逐

之遂以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參而除
紳中丞紳果劾奏愈愈以詔自解其後文刺紛然宰
相以臺府不協遂罷愈爲兵部侍郎而出紳江西觀
察使紳見帝得留愈亦復爲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卒
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文愈性明銳不詭隨與
人交始終不少變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受
皆稱韓門弟子愈官顯稍謝遣凡內外親若交友無
後者爲嫁遣孤女而卹其家嫂鄭喪爲服葺以報每
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不
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